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王 邹 刘 秦 朱 王 虹 邱 吴 张 郑 韩
 静 继 巴 也 开 华 晨 执 单 东
 彪 明 子 旷 林 栋 骏 浩 衣

城市鸟人

何锐 主编

SHAN
HUA

三
叶
草



黄果树书系



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城市鸟人

何 锐 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城市鸟人/何锐主编.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 12

(黄果树书系·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ISBN 7 - 5071 - 0596 - 2

I . 与… II . 何… III .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当代 IV . 1247.7

中国图书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010 号

城市鸟人

何 锐 主编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0

字数 2500 千字 印数 3000 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71 - 0596 - 2/I · 552

(全十册) 总定价: 180.00 元

献给新世纪的花束

何 锐

转瞬间,我们就将跨进新世纪、新千年的门槛,在世纪之交的最后时刻,回顾中国文学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潮汛的及时来临,催动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大众文化的勃兴,现代传媒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从而回到了自身应有的位置。文学的轰动效应早已风光不再,文学作品广泛的社会反响已逐渐为鲜为人知的圈内影响所取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创作力的萎缩或者作品实际水准的降低。近十年来,文学创作适应社会转型,拓展了新的生长空间,视野更为开阔,形式更加丰繁。文学观念、主题开拓、叙事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异,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文学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的强调,导致文学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疏离,使文学的重心发生了位移,文学有幸成为个体生命活动的一种存在方式,个体生命经验的审美传达,并由此而推衍出它的社会意义和人文精神内涵。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近年来,新的文学现象纷至沓来,作家的审美视角不断调整。就小说而言,其叙述风格和介入现实方式的变化,个性意识和私人话语的扩张,世俗化和民间文化形态的切入,现代性精神建构的不懈尝试,以及后现代语境的大面积覆盖,使世纪之交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

态势。文坛提供的最新信息和中国作家近十年的创作实绩,都是汉语文学总体水平提升的表证。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未来格局中价值和地位的凸显,已成为新世纪的诱人前景。

在推动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期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发表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推出了大批有活力和潜力的文学新人,而且还常常扮演引领文学潮流的角色。九十年代是编辑与作家平等对话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编辑,开始重新体认自身的价值,他们不甘于为他人作嫁衣,视编辑工作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策划能力,成为衡量其水平和成绩的重要尺度。而对刊物的创新策划,通常都有编辑自己的构思、设计和运作方式,但这决非商业化的包装和“炒作”,而是着眼于刊物内在品质的全面提升。这种策划能力的获得,正是基于对文学发展态势的敏锐把握,对新观念、新思路的执着追求和对文学自身规律的尊重,同时也得益于策划者的超前意识、想象力和新的思维方式。只有在总体策划到位的前提下,刊物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具体运作。策划的导向作用首先体现在富于创意的栏目设置上,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作家阵容的展示上,并且贯穿于组稿、选稿、改稿、发稿的全过程。可以认为,对刊物创新的成功策划是编辑创造性精神活动的重要成果。

这套黄果树书系便是《山花》近年来创新策划结出的硕果。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文学期刊正面临困境,步履维艰。已有一些期刊因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被迫停刊。也有不少刊物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办刊宗旨,以迎合市场。而此时,《山花》的改革刚刚起步。为了刊物的生存和发展,《山花》的编辑们不失机宜地转变了观念,毅然选择了一条“依托企业,依靠社会,坚持文学理想、坚守纯文学阵地”的办刊路子。从94年起,《山花》与黄果树集团联姻。黄果树集团以其雄厚的实力

为《山花》输血,帮助《山花》上台阶,上档次。企业的无私支持,使编辑部同仁有了压力和动力。《山花》必须办出水平,办出品位,办出全国性影响,进而办成品牌。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改版后的《山花》迅速作出了新的定位选择,确立了开放、兼容、前卫的办刊立场。开放、兼容、前卫都以文学性为旨归,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刊物的开放性品格必然导致艺术品位的提升,兼容则意味着风格、形式的多样化,而鼓励探索的前卫姿态,又昭示着对艺术创新的提倡。作出这样的定位选择是基于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把握。确立定位选择之后,我们始终把创新策划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位置,把品牌栏目的创立作为重中之重。在栏目设置上,既不能有悖办刊宗旨,又要充分体现刊物的前瞻性特点。凡新开设的栏目,都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如果读者、作者喜欢,该栏目稿源充足,读者反馈信息也多,我们就予以保留,并加大组稿力度,将其办成品牌栏目。“跨世纪十二家”的推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一直认为,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中,即将来临的世纪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在世纪之交脱颖而出的文学新人,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星,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文学期刊编辑,理应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扶持跨世纪文学新人这一战略目标上来。因此改版后的《山花》,一直关注文学新人,特别是那些富于活力、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文坛新锐。在栏目设置上,我们特意向跨世纪一代作家倾斜。先期推出的“跨世纪星群”相继发表了三十多名六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文学新人,其中有的作家就是从《山花》走向全国的。这个栏目持续了三年之久,仍受到欢迎,我们索性向国内文学界知名人发出选票,通过投票方式从三十七位作家中遴选出十二家新锐,在“跨世纪十二家”中再度隆重推出。这个栏目刚一问世,就被某家出版社看中

了,当即预约结集出版。后来另外一家出版社编辑发现,《山花》的好些栏目都颇有特色,适合出书。比如“自由撰稿人”,专门刊登属于文坛新现象的自由撰稿人的小说作品以及描述其生存状态的背景文字。自由撰稿人这类职业写手已严格区别于在体制运行下的专业作家。对这些写作个体户而言,创作已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需要,他们没有理由不全身心地投入。他们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关注。还有“文本内外”栏目,同时发表作家的小说作品和关于小说观念的文论、随笔,以便相互参照,加深对作家创作的理解。这同样是读者感到兴趣的。至于“三叶草”这个历久不衰的品牌栏目,同时推出一个作家三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有助于多方面展示和挖掘作家的创作才能,不仅为文坛新锐所关注,也受到更大范围内作家的青睐。上述这些栏目的作品在黄果树书系中依次结集成六本书,基本都按原有的面貌展示给读者。还有四本书则是从《山花》改版以来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筛选出来的中篇和短篇的结集。这些作品分别刊载于“新向度”、“山外山”、“文体实验室”、“小说新视界”、“短篇选萃”等一系列新颖栏目内,作者涵盖老、中、青作家数十名之多。我们尽可能让不同风格、流派、形式的作品在其中都有一席之地。先锋的、传统的、写实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不拘一格。这样做,有助于扩大文学的话语空间,使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和审美选择的余地。

黄果树书系是《山花》改版以来佳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其间凝聚着作家们的心血和汗水,我们首先要感激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这套书系,以黄果树命名,是山花向黄果树的倾情回报,没有黄果树集团这棵参天大树的庇荫,“山花”的怒放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我们谨向黄果树集团的集团领导和全体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还要向出版这套书系的中国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多亏他们的胆识和对美的发现,我们才得以向21世纪献上这样一份厚礼。

目 录

1. 王 彪 城市鸟人
 意义何在
 指上的沁凉
27. 郑单衣 皮鞋的故事
 后来也不像自传
 诗三首
46. 韩 东 此呆已死
 短文二则
 短诗八首
63. 邱华栋 大额尔齐斯河
 复活的大陆
 方向
82. 吴晨骏 梦境
 在我们这个国度里
 诗四首

103. 王开林 心穷
 夜间穿越城市
 咏史二题
121. 朱也旷 我和老三的淡蓝色友谊
 影子与随想
 紫禁城的复活节
145. 秦巴子 一次旅行
 时运
 沙滩上的孩子
167. 刘继明 溯流而上
 爱与拯救
 诗四首
211. 南 野 黑暗中有着明晰
 与温暖生活较量
 向远方致意
230. 邹静之 九栋
 博伊伦之歌
 诗二首

249. 李钢音 我们的院落
致默尔索
升落
272. 张执浩 徐小婷的故事盒
白蚁之徙
诗五首
319. 虹 影 奔丧
我听《巴府歌集》
居住地

城市鸟人

王 彪

我们有三个人，我，李非和洪胖子。那会儿我们都还不认识欧阳林，只知道他在城西一带的破公园搞雕塑，据说他是个独往独来的家伙，人很怪，又是有名的隐士。洪胖子建议我写写他，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想想看，他这人什么玩意都没弄出来，却那么有名。”按他的说法，我们这一行中间，欧阳林算得上了不得的大人物了。所以他把他当什么似的，成天挂在嘴边，只差有一天乐颠颠地上门去认他，好像那帮跟歌星背后找屁吃的小朋友。

昨天晚上我们钻在“大皇宫”的门厅里时，他还一个劲瞎吹欧阳林的事。其实不是晚上，准确地说是差不多凌晨二点，厅堂里连个鬼影都没有，洪胖子被他自己偷来的酒搞醉了，他的位置与吧台只一尺之遥。李非则躲在乐池角落乱七八糟吹萨克斯管，那声音像从阴森森的半空落下，他称它是《夜半温柔》。洪胖子听着听着就抓过只酒瓶子插进嘴里，仿佛他跟着吹小号，弄得瓶里头咕噜咕噜响。

半夜以后，我们常在“大皇宫”鬼混，李非是这儿的乐手兼看门人，当初他干这活纯粹冲一个女钢琴师。那小妞长得挺漂亮，有一头好头发，整夜他就坐边上看她，演了一曲又一曲。但女钢琴师没呆几天走了，让他伤心得不得了，他

恨不得甩了萨克斯管就跟她去，他跟我们说，他甘心留下来看门，为的是等待这种机会，两个人的机会，他和女钢琴师。他们的钢琴声和萨克斯声慢慢响起来，像水一样流到一块，最后分不清谁是谁。而不是现在，不是我们三人，我，洪胖子和他。

“大皇宫”这地方其实是餐馆，看起来比较高级。我搞不清那些鸟人们是怎样想的，吃几口饭还要乐队助阵，像个啦啦队。除了便于消化，我认为没其他好处。可李非吹的又是哪门子鬼东西，我敢打赌它绝对不会叫我开胃。他尽想着那个女钢琴师，无精打采的，眼睛眯成很细的缝缝，只差没在萨克斯管里吹出酸溜溜的眼泪来。

洪胖子人已滑到椅子底下，他捧着只遥控器，只顾往电视那头揪频道，他不知道这时候半数以上的电视台早关闭了。瞅着滋滋响的雪花点，他一脸认真样，他说，他这么着说不准会揪出个欧阳林。

他对欧阳林真走火入魔了，据他回忆，几天前他曾在电视里见过欧阳林，那小子把一座怪模怪样的女裸像搬到人行道上，然后让人用铲子铲她。眼看雕像变了一堆泥巴，他满意地转身扬长而去。

“他都干了些什么”，洪胖子盯住我，手搭在我肩膀，“这狗日的算玩大了是不是？随便搞搞还震人一把哩。”

他的意思是让我明白，欧阳林只不过随便搞搞的。我不置可否地哼一声，洪胖子急了，继续搂紧我说：“你写写他有什么不好，我说的可是实话。”

我写东西算起来有些年份，并且我自己也已经认为我是作家了，但我一直没写出我梦想中的大作品，这多少让我沮丧。洪胖子见我没吭气，倒又得意起来，他张口想说句什

么，李非不怀好意地跑过来打断他，笑笑说：“欧阳林他不是隐士么？怎么倒上电视来了？”

一句话把洪胖子噎得够呛，他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好半天，那模样分明自己打自己嘴巴。接下来他窘得什么似的，好像他自己上了那个鸡巴电视，末了又莫名其妙大笑，刚才的醉意跑得无影无踪。

我很想趁机说句欧阳林的坏话，但最终没说出来。我感到无聊，他是个名气挺大的隐士，这种说法本身让人生疑，我一点都不在乎。我爬上厅堂当中的三角大钢琴，用脚后跟敲着琴键，对我来说，没有比这种声音更美妙了，因为李非和洪胖子都受不了。洪胖子有句话说得真好，他说，没人让我们高兴，我们就自个儿高兴。果然，李非跑进厕所里，再也不肯出来，洪胖子反而乐呵呵的，他认为是他的欧阳林激怒了我，他掩着耳朵，大声说：“怎样？明天我带你见见欧阳林，那一定非常有趣。”

我猜他本想说“非常好笑”，猛然间见到他所说的大人物，我还能摆什么谱！厕所那儿依然毫无声息，李非呆得可够长的，在那个臭哄哄的地方。我躺在钢琴上瞌睡懵懂，洪胖子却睡意全无，忙着给喝光了的洋酒瓶灌自来水。他每次都这样，到哪儿口袋总攥着兑水用的颜料，并且他确实做得好极了。等干完这一切，他摇摇晃晃跑过来，对我说：“放心，谁也瞧不出。”

说完后他又去找李非，这时李非坐在抽水马桶上睡得正香，漂亮的脑袋轻轻抵住水箱盖子。洪胖子不是把他推醒，他提了提水箱的机关，让水流轰隆隆激荡而出。李非尖叫一声，蹦得老高，双手下意识地提住裤腰，他问洪胖子干什么。洪胖子快乐地做了个手势，扭过头却又一声不响地跑出

老远。

走到外面，洪胖子使劲打起哈欠来，他哭丧着脸，朝我和李非说：“见鬼，晚上就这样过去了，还真不如去看欧阳林呵。”

洪胖子狠狠赚了票钱，他把它装在“金利来”皮夹里，装得鼓鼓的。那天他跑来找我，皮夹插在屁股后头的裤袋，由于时时提防被人掏走，他走路的姿势显得十分滑稽。他找了把椅子坐下，心思还在他的钱上，怕我没注意，特意叫了我一声。他的屁股一边高一边低，肩膀也斜过来。他的目的是要我瞧瞧那叠钱的厚度，他说全是一百元的，堆起来有半尺厚，“这下我成富翁了。”

他刚做成一本书，从头到尾全是假冒，但那的确是本好小说。本来人家已经有译本了，而且是名家。洪胖子却一字一句把它折腾了一遍。他的译法很奇怪，比如译本说某某走过来了，他的新译本说某某走过去了，如此之类，所有的动词都被他轮番替换，读起来别具一格。就这本鸟书，让他真正发了一回。

整个下午洪胖子得意得要命，他一会儿请我和李非去太阳广场吃西餐，一会儿又说要上“大皇宫”。说到“大皇宫”时他乐起来，他说要是来瓶他灌的自来水也不坏，葡萄色的颜料、酒料和香精的气味，它们简直美妙之极。反正谁也醉不了，他说他的马爹利谁喝了也醉不了……

他唠唠叨叨，整个身子快倾出凳子外头。我递给他支烟，说：“你这副样子不累么？”

洪胖子好久才反应过来，他扭了两扭，那只钱包确实硌得他难受，他低声骂了声操，像瘪了气的皮球，很快松瘫下

去。

也就在这以后，我们真的赶去看欧阳林，洪胖子想起他来。他叫了部的士，要司机把我们拉到城西的破公园。司机以为我们疯了，他告诉我们那不是公园，是个乱石场，除了石头，那地方什么也没有。洪胖子却跟他穷提欧阳林的事，他问他知不知道他，他是个雕塑家，石头就是他的作品。司机坚持说不是作品，是石头，不过那石头上面让人凿满了洞洞。洪胖子说“这就对了”。司机突然笑起来，他的笑容有点下流。他踩大油门，在疾驰的间隙转脸跟我们说：

“你的那个雕塑家，他是打洞的吧？”说完这话，司机不亦乐乎地抖个不住，弄得车子都震起来。他的意思我明白，据说乱石场野鸡多极了，她们三三两两在那儿出没，说不准把欧阳林的作品当成接客的大床。我跟着司机笑，洪胖子却不怎么生气，他只是瞪了我和司机一眼，继续兴冲冲说：“他是我的朋友，你们懂个屁。”

的士在离公园很远的地方停下，我和洪胖子走进去，里面果然冷清得可以。在一块挺大的空地中间，我们找到欧阳林，他站在女人体模样的大石头下，正往里面凿着扁圆形的大洞。他个头矮而壮实，像头行动笨拙的黑熊。洪胖子忙不迭地凑过去跟他说话，递给他张名片什么的。欧阳林始终背着身，一只手在洞洞里探来探去，过了半晌，他忽然后退几步，有些冷淡地看着洪胖子，说：“见鬼，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洪胖子已叫他的石块迷住，他张大嘴巴，搓着手，眼睁得比什么都大，“啧啧……”他啧啧赞叹道：“真了不起呵，太漂亮……妈的太漂亮啦！”

洪胖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目光又茫然又羡慕，简直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公平地说，欧阳林搞得的确不错，他是个天才。那些女雕像上的洞洞看上去妙不可言，有时像乳房，有时又像子宫，要命的是它其实只装着空气和若明若暗的光线。那一刻我都有些嫉妒他了，洪胖子在边上说起英国佬亨利·摩尔什么的，好像欧阳林和他一样了不起。这傻瓜算说对了，摩尔的东西也满是洞洞，但欧阳林比他更放肆，他的洞里开出淫邪的花来，让人忍不住要伸手去摸一把。

过了几分钟，我们倒真的谈论起亨利·摩尔，欧阳林称他是英格兰杂种，他的口气十分粗鲁，可听起来又亲昵得不得了，仿佛摩尔是他什么人似的。他怂恿我把手伸进去摸摸，他说：“没关系的，摸摸你就知道啦。”洪胖子问他知道什么，欧阳林抽着烟，露出了雪白的牙齿，半眯着的瞳仁一下子显得贼亮。“洞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他直截了当说，“我的作品可以让人用触觉去看它，触觉，他妈的有意思是不是？”

欧阳林脸上有了丝嘲讽的神色，他狠狠掐灭烟蒂，随后又踩上一脚，移开视线打量起远处走过的一个姑娘，对我们再没说一句话。洪胖子仍恍然未觉，他果真兴致勃勃爬到石像上头，摸弄了好半天，但他什么也没觉出来，后来他就在上面摆了个傻里怪气的姿态，让我给他照了张相，气喘喘地爬下。

回来的路上，洪胖子一直提不起精神，他感觉是欧阳林把他搞垮了，屁股底下的那叠钱也使他不舒服，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这让他难过得快哭出来，他反复说欧阳林真厉害。我被他烦得头都胀了，索性闭上眼不理他。洪胖子安静了片刻，到头来却又说起欧阳林的人品，他说欧阳林这小子还真通气，一点架子都没有。他说这话时就好比欧阳林是只

大烟囱，黑乎乎的，可非常通气。我说：“好啊，好啊，欧阳林该给自己凿个洞洞，这下他就占全了。”洪胖子乐不可支，他认为他找到了十分恰当的比喻，因此重新开心起来，圆圆的小鼻子都缩到眼睑底下，瞧上去非常可爱。

星期天我躲在家里码字，我的电脑是最新的486，据说功能齐全，但除了码字我什么也不会。天气好像很糟，外面下着阴雨，房间里又潮又冷，我哆哆嗦嗦坐在屏幕前，一个字没打出来。我还以为我会写出一本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的好东西哩，我敢说它已经在我脑子里藏了好久了，这么想着我便绝望起来。为什么不写写欧阳林呢？或者，为什么不学学欧阳林呢？现在这已经是洪胖子的口头禅。这些天他跟欧阳林打得火热，书商也不做了，四处张罗着要替欧阳林搞个展览。

我迷迷糊糊睡过去，蓝幽幽的屏幕上躺着几个快死了的字眼。李非有一支萨克斯曲叫《雨天回家》，又浪漫又忧伤……他说他其实不喜欢萨克斯，他喜欢箫，最好是骨箫……从动物的腿骨取下，那声音里有远古的气味……我们的腿上也有两根骨头，为什么不让他们吹出声音来？想想看，这么多人吹着这么多箫声行走，上头还叫欧阳林凿出些洞洞……我们的体内就如装满了音箱。

幸好洪胖子来了，他的摩托车在门外轰轰作响。我抬抬脸，洪胖子一头闯进门，满头雾水，像只狗似的在我边上乱甩一气，跟他身后进来的是他的女朋友吕小品。他嚷嚷说：“哥们，挺美嘛，大白天还睡好觉啊？”

我说：“睡个屁，都让你搅了。”

洪胖子于是露出谦卑的微笑，腮帮子上的肉全吊在那儿，他哈着腰，往我的电脑瞅了两眼，人矮了半截，嘟囔道：“对不起，瞧我这德性，打断你了是不？”他自怨自艾，